

18秋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交流小结

2020-06-19 18:25:16

已是2019年的初冬了，上海的天气却还像秋天，诚然是个暖冬了。而回想起2018年秋季学期我作为校际交流生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学习的日子，十月份就下了第一场雪，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当时我在复旦历史系已就读二年，选择出国交流一学期，一定程度上是在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圈，用新环境来重新“激活”多少有些沉湎于因循了的自己，也希望自己开拓了眼界后，对未来的选择看得更清些。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所在的城市是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埃德蒙顿（Edmonton，我后来更喜欢它好听的简称“爱城”）。这个名字对于申请交流之前的我来说可谓是全然陌生的，不过也正因此，在对未来的惶惑中夹杂了更多好奇与期待。到爱城时是阴天，从机场去学校的一路上只见灰蒙蒙的开阔。此地算不上繁华，干冷的风也着实凛冽，但随着我与它相处时日的增长，我越发感到它独有的温柔，生活节奏相对悠慢，人们大多礼貌友善，还有我在别处没见过的胖墩墩的黑嘴喜鹊——到校报到时，这种有着碧蓝色羽翼的小鸟便吸引了我，住在宿舍常可听见喜鹊喳喳（也会听到乌鸦哇哇，但竟从未见到过真身），伏案久了疲倦之时抬头看向窗外，总会不经意间瞥见喜鹊跳上窗外的枝头，心情仿佛也轻快了些。



我住的宿舍名为HUB Mall，国际生比较多，似乎也是多数交流生会选择居住的地方，作为四方来客的汇聚点，倒也颇符合“HUB”之名。那是座狭长的建筑，正面入口处看来有些像个太空舱。中心由一条路贯穿，路两边一楼是各类餐馆，基本也就是这儿居民的食堂了（虽然我吃得最多的是中餐，但客观而言印度菜的味道大概是Mall里最好的）。餐馆楼上则是宿舍，不过并未有明显的油烟味。我住的是四人房间，上下两层，每人有独立的卧室，宽敞舒适，采光也好，在同时拥有阳光和暖气的日子里，几乎要忘记窗外寒意的存在。另一大惬意事是，宿舍楼和我所选课程的上课地点Tory Building以及我常去查阅资料 and 自习的人文学科图书馆Rutherford Library都由室内通道相连，不消出门受冻即可畅游学海、坐拥书城，不亦乐乎？我尤其喜欢图书馆一楼有隔板的沙发，连接着可调节的小桌板，看书或电脑皆宜，累了则可躺下小憩，如此与学问消磨一下午或一晚上，疲惫也快乐。图书馆的预约功能也十分便利，即使是本馆的书也可以选择送到一楼大厅拿取，省去了在书架间找书的时间——当然，有余暇时在书架间浏览本身也是幸福的。稍嫌麻烦的是图书馆的打印服务，每打印一份文件都要重新登录学生账号付款，每到这种时候，就不禁要怀念复旦的小打印店了。



学期正式开始前，我颇为忐忑，不知道这里的学习模式如何，甚至猜想会不会“需要”参加一些课外活动而导致学习跟不上。不过我很快发现，这些都取决于自己的规划和选择。与复旦以2学分的课为主不同，阿大每门课大多是3学分，每周课时较多，每学期的学分要求则是9-15分，也即3-5门课，课的种类或许少些，不过也正因此，对每门课的学习都能比较集中精神。我虽然只选了3门课满足最低学分要求，但学习生活还是甚为充实，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律，课都在白天，之后是由晚餐所分割的两段自习时间，然后一边回想着今日所获的新知一边从图书馆回寝室。说来平淡，实则有味。我每周一、三、五学16世纪前的穆斯林世界史，二、四学古典印度史和东亚宗教，前二节课是历史系所开，后一节则是东亚系的。课堂氛围总体比较轻松，但我英语口语不甚佳，因此三门课都有的讨论环节还是会令我紧张——其实讨论发言本身并不计分，不过我每次还是强迫自己发言，一学期下来表述能力总算有所提高。三门课还有一些相似处，包括所选用的教材大多是学界新近且有影响力的论著、老师对于作业基本都会有细致的反馈令学生清楚自己的得分原因等等；期中、期末考试题目都提前给出，以论述题为主，准备的过程犹如写一篇篇小论文，虽然“对症下药”使得知识覆盖面不如全盘复习，但细细构思回答的过程更有助于深入理解所涉的专题而不仅仅是记诵知识点，且考场上的压力相对小些。具体的教法，三课就不尽相同了。穆斯林史紧扣学术论著；东亚宗教巩固基础知识；印度史有时聊印度时政，有时朗诵好几页的阿育王诏令，又可能放上一大段婆罗门背吠陀的视频或者据罗摩衍那改编的动画，倏忽一堂课将尽，遂略述大纲上安排的内容，然后让我们自行阅读……似无章法，倒也有趣。下面分别简述诸课予我印象最深处。到爱城前，我在北美几个博物馆看伊斯兰文物，此番与伊斯兰艺术文化的相遇是促使我选“16世纪前的穆斯林世界”这门课的一大原因，但真的开始上课后上课我一时冷水浇头之感，因为课程的重点似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且内容又大多陌生。但此课程的核心实乃利用最原始的相关史料重新审视伊斯兰文化形成、流变的过程，解构后来建立的“典范叙事”——不论欧洲还是阿拉伯世界，对这段历史的宏大叙事常常将宗教作为近乎单一的推动力，然而现实常比整齐划一的“宗教狂热”要复杂得多，甚至“伊斯兰”的内涵本身也在不断变迁，个中滋味只有回到原始史料所承载的历史语境中方可管窥，而我也渐渐体会到了“回到历史现场”的乐趣所在，不再对此课的内容望而生畏了。课程巧妙地以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作结——穆斯林世界几世纪的夙愿终于实现，“伊斯兰”的新纪元又将开始，意犹未尽！



学印度史的大惊喜之一，是老师推荐了动画电影《Sita Sings the Blues》。此片可算是我最喜欢的动画之一，《罗摩衍那》故事配上上世纪美国爵士女伶的歌声，再浸以作者Nina Paley亲身的情感经历，一派天花乱坠的深情。在史诗中，罗摩救回被魔王掳走的妻子悉多后怀疑她被玷污并将其流放，悉多则在二次证明自己的贞洁后最终抛弃夫子回归地母，对此老师没有表明他的臧否，但要我们评价，并将其放入了期末考范围。为此，我浏览了不同版本的《罗摩衍那》，在被印度各地区史诗文化的绚烂多姿所折服之余，最难忘的是泰卢固妇女传唱的版本，其中不仅罗摩狠心到想要杀死悉多，悉多为人称道的“贞洁”也因她暗自渴念魔王而不再完整，人情的晦暗缠结俨然胜过了道德颂歌。当代人Nina的动画诠释倒是与此鲜明对照，一个“爱”字抵挡一切。在图书馆意外找到Paley接受采访的记录，其中她认为唱着布鲁斯的悉多不再是社会的牺牲品，而是出于爱才遵从罗摩，甚至接受火刑都是她表达被爱人弃掷的痛苦的一种方式，最后回归地母胎中，也显然是她主动的选择：从爱中解脱；而罗摩的所作所为就更易懂：不够爱悉多而已。也有的版本直接将罗摩夫妇重聚后的纠葛一并砍去，塑成个无懈可击的大团圆，不免乏味了些，毕竟扣人心弦处，常是那不完美。至于东亚宗教课程，较之前二节课，其内容是我相对熟悉的，但从所谓“西方汉学”的视角来看东亚的信仰世界，也可重新激发一些思考。比如课上提到的“儒家是不是宗教”、“如何评价孟子荀子的人性论”等等，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一些“经典”问题了，我在复旦念书时也已听过、试着想过，但

到了这儿与同学们再度讨论起来，诚然是“温故知新”。再者，这些问题让我感到来自故乡的亲切，下课后与睡不着的夜里我都愿意多想。



课堂学习之余的文化生活也可圈可点。到校时恰逢校内的“Mountains and Water: Visions of the Land in Canada and China”中西山水画展，我便欣然往观。展览小而精，进门左半边是以浙派、吴门为主的明清山水画，右边则是上世纪以来加拿大画家的风景及人物作品，满目山川，竟辨不清故乡梦乡。10月，在学校的音乐厅听了一场法国现代主义音乐会，几首短小的德彪西的钢琴序曲令我尤其难忘——莹洁得好似外头的白雪。期末考前无课的一周里，和同学们去Whyte Avenue附近的Walterdale Theatre看话剧版《了不起的盖茨比》。Whyte Avenue是我个人在爱城最喜欢的一片区域，大街从阿大主校区向东延伸，乃是南岸Old Strathcona区域的主干道，沿途多老式建筑，有不少好餐厅、甜品店和剧院，生活情调似乎胜过北岸高楼与工地夹杂的市中心。Walterdale是个小剧院，台上台下距离很近，开场前的仿真派对中，舞者会忽然走来问观众是否见过盖茨比；而众人皆醉之际，盖茨比已悄然站在后面、试图触摸海对岸的绿光。我循着他手伸出的方向看去，一盏绿色的灯都没有，但若望得再深远些，却能看见初三时初读《盖茨比》的自己，梦想着地球彼岸的大洲——如今我真的走上这片土地，绿光又在另一头了。



“屋角疏花红自好，相看终不是江南。”圣诞临近，到处可见红色的圣诞花，虽然算不上“疏花”，但还是令我想起本就很喜欢的文衡山的这首题画诗，当时衡山在京城为官，远离故乡苏州。我期末考期间发了低烧，好在校医院看病很方便，据说排队程度与服务态度都比校外医院好许多。与国内往往立即给病人配药、打点滴不同，医生在基本确定是病毒性感冒后，只是劝我好好休息，不用吃药。我起初半信半疑，扛着病复习考试时，不免心生怨怼，思归之情也越发强烈。最后一场考试是印度史，交卷后忽然觉得轻松，烧也不知何时退了。我希望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变得更坚韧了些，毕竟这几个月里，我所真正期盼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到故土，而是要作为一个更新更好的自己重新归来。我或许没有达到自己启程前所设想的那种标准（比如一学期下来我的英语口语依旧算不上“流利自如”），但超出预期的收获也不胜枚举，比起为自己所没能得到的东西遗憾，更重要的也许是护惜好我在爱城采得的宝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了去拥抱陌生事物、试着渐渐地与之产生认知上甚至情感上的共鸣的勇气，而不是畏缩着作茧自缚。说到此，不禁又想起南宋大儒陆象山的那句：“宇宙不曾限隔人”。

